

卷第三期

靈寶學更德

北京悟善社發行

## 悟善社廣告

靈學要誌一書貫澈三教眞理堪供靈哲學家之研究其間所言性命因果尤足勸世化俗且售價贏餘悉數作爲慈善事業之用並非營利性質零售每期大洋四角凡預訂全卷者（全卷分十二期）納費大洋四元先行惠寄由本社給以收據爲憑按期陸續寄奉續閱者再行續訂如能定購多份轉贈他人以廣傳播功德尤爲宏大

# 靈學要誌第一卷第二期目錄

靈學要誌王叙

## 乩畫乩字類

孚佑帝君報身畫像

孚佑帝君化身畫像

長樂金仙乩繪蘭因

孚佑帝君乩書對聯

岳忠武王乩字二幅

孚佑帝君乩字

洪仙乩字

魯仙乩字

董仙乩書祖師二字

劉仙乩書卽此是道四字

## 序文類

目錄

目錄

孚佑帝君弁言

論著類

孚佑帝君訓悟善社文

孚佑帝君南華經釋義

碧眼仙子論詩境

觀音大士關聖帝君端木夫子孚佑帝君合作釋諦

李仙駢儻小品

風微伯鬼神語六

詩詞類

計六十六首

唱酬類

計四十七首

記事類

自庚申正月初六日起至二月二十六日止

靈蹟類

謁張天覺

武昌賣墨

附錄類

藍采和祖師昭通師弟辨難

關聖帝君識破生死關頭說

孚佑帝君訓諭

陳仙勸及時宜盡孝文

墨化成金

武昌鬻梳

目 錄

目  
錄



圖

# 勘誤表

論著	第九頁	第五行	哉誤之
詩詞	第二頁	第二行	自誤目
	第六頁	第二行	二月誤第月
	第七頁	第一行	孕誤孚
	第十頁	第一行	飛誤幾
	第十一頁	第八行	臘誤騰
	又	十一行	向誤尙
	第十四頁	第一行	煙誤蠶
	第十五頁	第一行	字誤李
	第二頁	第一行	冷誤冷
	第五頁	第一行	雲誤誤
	第八頁	第十行	憶誤億
	第九頁	第十一行	論誤語
附錄	第十三頁	第五行	曰誤自
	第三頁	第八行	白誤白
	第五頁	第十一行	變誤變
	又	第十二行	綱誤網
	第九頁	第八行	間誤問
	又	第六行	答誤釋
	第十二頁	第六行	不釋誤釋

## 靈學要誌叙

孟子言性善而取譬於孺子入井謂人人見之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心也仁心也亦卽善心也仁之所施者隘謂之小善仁之所施者廣謂之大善善一而已故一念之善擴而充之足以包乎萬物之衆一事之善推而暨之可以覃乎四海之遙夫亦視乎爲善與不爲善而已今之世何世今之時何時乎東薄大河西抵秦隴南包伊洛北極燕趙夷於兵毀於匪饑餓於旱魃蝗螟風雹之災其爲井也方數千百里其爲孺子也都千數百萬人凍餒流離其匍匐就死之狀殆有甚於入井者吾獨怪夫世之爲監河侯者非無怵惕惻隱之心也乃不爲朝夕升斗之謀而侈言遠挽西江之水以相救其不索之於枯魚之肆而爲莊子所竊笑者幾希悟善社者神之託於人以勸天下之善而爲民請命者也都中人士慨世道之日非覩生民之塗炭傷心蒿目莫可如何爰取聖人神道設教之意以覺斯世而警斯民而同人之樂善不倦以承神教者集巨貲振急

困。數且至於數十萬。若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焉。嗚呼。何其神也。抑吾聞之傳曰。天道遠。人道邇。此爲治世言之也。治世之天下無一夫不被其澤。無一物不得其所。卽間有人事。天時之乖悟而不適於民者。而國家有明刑。君相有專責。此其道人自主之天無容心焉。特居其上。監臨而已。若夫亂世上之令。不能行於下國之法。不能逮於人民之遭殘。賊受荼毒者幾於顛連。而無可告語。人道之亡。至此殆盡。於是天乃不忍坐視其禍。而莫之救。而神之用。遂大顯於世。以代操國家禍福之權。吾觀數載以來。善惡報償之速。若持簿而記者然。嗟乎。世至於人道之不可恃。而事事仰之於神。以代其勞焉。則將焉用此家國爲。也。江字澄將軍。錢幹丞總理。好善者也。旣總社中之事。復集數月以來。神道教人之事。及同人之所爲善事。以仰答神教者。撮其事實錄之於篇。以爲世之爲善者勸焉。弟子王樹柟謹序。



己未年十月十五日長榮仙

少  
年  
一  
生  
所  
好  
好  
學  
日  
久

己未年十月十五日長樂仙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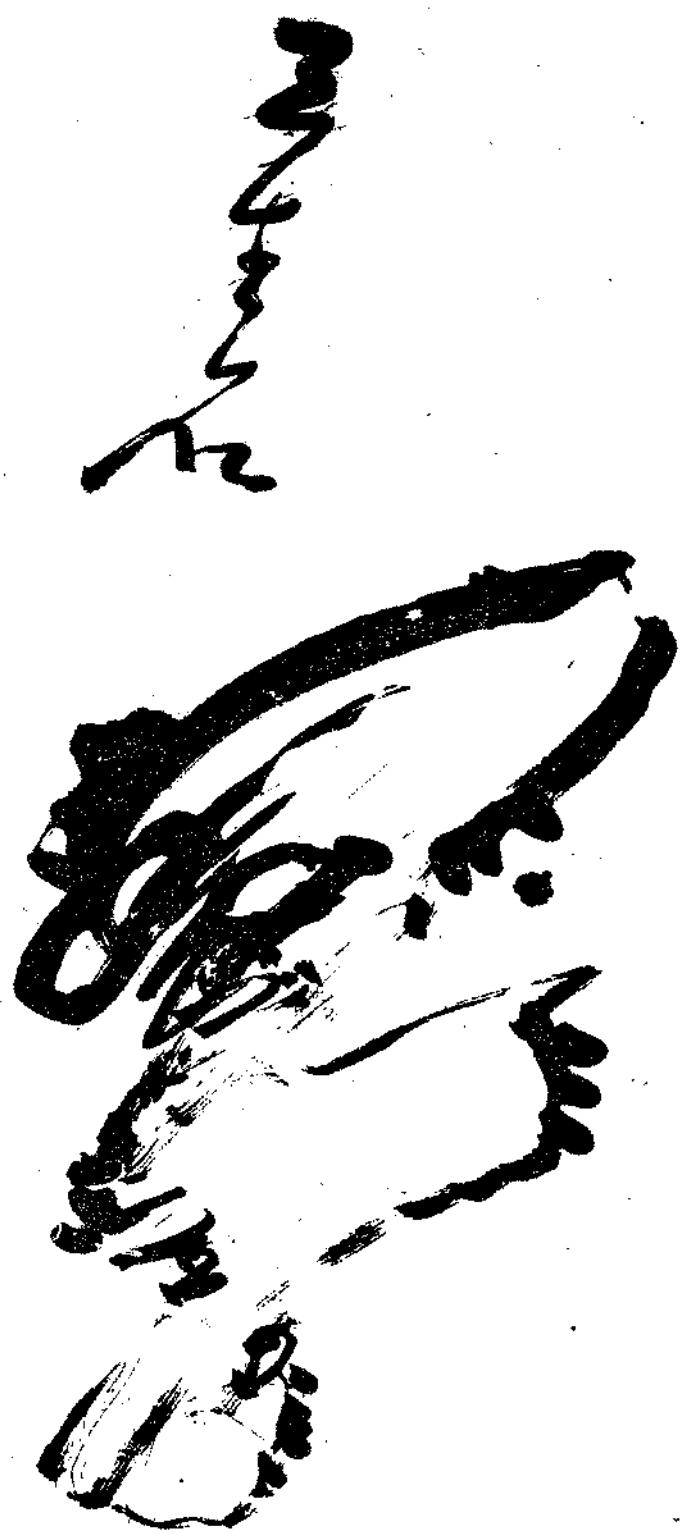


筆洗是前人遺物  
可在此古是今之傳物  
惟予好之竟日不倦  
予

元祐

王氏





百四〇四丁  
桂  
花  
月  
夜  
中  
秋  
月  
桂  
花  
香  
中  
秋

卷之三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३।

म

म

म

म

म

म

藏文  
藏文  
藏文  
藏文  
藏文  
藏文

海在天一隅  
孤光凝碧浦  
遙天流落處  
孤舟泛烟波  
孤雲飛不定  
孤月照寒河  
孤心獨未已  
孤愁誰可和

高士

李太白

17 3 4  
12 4 3 2 9 4 10 11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0

16

1966

Barry

641636

序文

孚佑帝君弁言

容心蓬島。一志玄門。須忘南柯舊夢。便悟西域真詮。汗牛充棟善書。已多畫虎類狗善事。每誤念爾誠心。輒許立社。一載以還。利濟之實業可觀。千秋而往。神仙之修果宜肩。惟其相愛。是以相規要誌。固當盡心救濟。尤須努力自諭之後。務卽猛進。勿得視爲具文。慎之勉之。仰卽刊登要誌之首。庚申六月初三日示。

序文  
孚佑帝君弁言

序文  
李佑帝君弁言



## 論著

李佑帝君訓悟善社文 庚申三月初九日

噫。天理報應無時。或爽人慾。橫肆於今。爲烈神失其用。教喪厥真。兵爭黨軋。日無忌憚。非明示以果報之蹟。難挽回此。將頽之風。吾前邀現世名流。刊刻立達篇。今復邀請諸仙佛。演靈學要誌。蓋欲潛移默化。因機利導。使世之豪俊。胥轉入於愛國愛民之道。唉唉。汝等勿懈。吾旣設此社。必要設法。使其大成。雖有天魔。吾不移也。但恐汝等無毅力耳。今世界擾攘。亂靡有定。國教顛覆。民墮沉淪。身亡之禍。小心亡之禍。大舉世惘惘。心欲亡矣。較之戰國五季。殺傷盈野者。更且有什百倍也。唉唉。昔者喪亂。雖亟人心未濁。論厥因由。以證驗之。學於時未發明耳。今者事事物物。皆求實驗。明證其無驗無證者。概謂虛妄。殊不知神不。

論著 李佑帝君訓悟善社文

可。測。運。難。乍。見。天。公。之。巧。固。非。持。繩。執。墨。跬。步。相。規。者。所。可。窺。也。然。而。天。地。未。  
嘗。自。穆。其。物。用。神。運。之。妙。電。也。光。也。音。也。力。也。化。也。理。所。具。者。無。不。任。人。研。究。  
人。則。既。研。究。矣。成。用。矣。而。不。識。天。理。順。民。情。即。以。此。天。賜。之。利。器。欲。以。爲。害。生。  
之。用。機。噫。天。肯。容。乎。歐。洲。戰。禍。卒。至。並。禍。而。同。斃。者。蓋。因。大。拂。上。帝。之。心。致。然。  
耳。余。時。檢。校。其。間。知。之。最。詳。今。以。蕞。爾。之。中。國。亦。欲。效。顰。闖。牆。自。爲。戎。首。仗。天。  
錫。之。利。器。昧。本。來。之。良。知。將。來。共。禍。同。斃。又。安。保。其。不。更。甚。於。歐。洲。乎。無。他。實。  
驗。確。證。之。科。學。明。神。靈。報。應。之。事。效。乖。有。以。致。之。耳。噫。靈。學。要。誌。現。將。出。版。汝。  
等。須。博。訪。報。應。之。有。證。者。而。歸。要。於。道。德。使。人。人。確。實。行。之。必。有。大。成。也。

孚。佑。帝。君。南。華。經。釋。義。庚。申。三。月。二。十三。日。

南。華。經。人。間。世。篇。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  
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

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堯遠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一節慧真所講。卽張君頤伯。尙有微憾。佛經所謂如人入暗。卽無所見。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可以知矣。此可悟南華之真諦。並可以悟佛道儒三家之真諦焉。知矣。悟矣。當力行之。便宜用心。夢寐學之。但不可自惑。此節虛室生白之白字。極有妙道。不識此白字。猶之隔靴搔癢也。此節鬼神將來舍之舍字。極宜覓著。不知此舍字。猶如隔山尋師也。人能明此。虛白明此。神舍其庶幾矣。

謹按先是命周君通甫授南華經。以其天資甚高。言下卽悟。詢以南華人間世篇尙憶否。答以不憶。又詢張君頤伯憶否。答以不憶。旋命張君將南華經人間世篇絕迹易一節。尋來宣講。迨講畢。奉 諭云。汝所見乃能貫澈如斯乎。恐非汝所能也。汝倩他仙相助乎。張君答何來他仙相助。又奉 諭云。誠然。則是先得我心矣。三都賦成。士衡爲之擗筆。同學莫汝及矣。前言戲之耳。

論著 孫佑帝君南華經釋義

四

他仙何能相助乎。但尙有微憾。爰以南華真諦指示於衆焉。

附張君講義

南華經人間世篇絕迹易一節承上文之意而發明之也。上文孔子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子以未得使實自回爲非虛。得使之未有回。謂爲虛。孔子言虛根於心齋。顏子言虛至於無其身已。由太極而無極。無無明。而無無明。盡可知。儒教與釋道合一也。本節云絕迹易。無行地難。言不行則易。欲行而不着相。則難。猶人之行路。不能不踐地也。此非欲人之不行。乃欲人之不着相耳。卽上文唯道集虛之旨也。卽上文未有回之旨也。爲人使。言耳目視聽也。爲天使。言純任性之自然也。此使字與上文得使、未得使、之兩使字同。視爲耳目所用。則失眞者多。故僞而不誠。任性之自然。則失眞者少。故誠而不僞。有翼而飛。有知而知。終不免於着相。與踐地而行。何以異。倘心已靜到極處。便可神運如如來之若來。若去。若坐。若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不啻無翼。

而飛也。心已空到極處。則其念寂然。不爲動冥然。若無知。如如來之萬法皆空。過去心。現在心。未來心。皆不可得。遂有普照世界之天眼。返觀內照之慧。眼真性常昭上自諸天下至九幽毫無障礙。無所不知。是以無知而無不知。也。未聞無翼飛者。未聞無知知者。蓋歎世人皆汨沒本性。多着色相。譬之欲行必踐地也。闕喻空也。室喻心也。白喻道也。室能空。虛斯純白。獨生心能空。虛斯一真。顯露心也。者靈明一竅也。虛則靈明。則白。背之則凡順之則聖。中慧照自然。有一點元陽真炁。從中而出。虛室生白。其斯之謂歟。吉祥止止。大學之止。至善易之艮。其止書之安汝止。均同此義。吉祥所止者。至虛至靜也。斯時若仍不止。是身雖靜坐。而心已外馳。此經文。夫且不止。是謂坐馳之靜義也。至經文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二語。蓋耳目內通。卽上文無以耳聽。而以心聽之意。夫耳目本通於外。今耳從內。聽目從內。視則聲色皆不相擾。也。外於心知。卽上文心齊之意。夫心知本在內。今將心之所知。攢而外之。則

論著 孫佑帝君南華經釋義

六

六根六塵不緣意起。佛經所謂無意識界也。由定而靜。由靜而慧。妙化無窮。卽人卽神。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是鬼神且將來舍焉。此舍乃混沌竅總持門。南華所謂鬼神來舍。卽丹經所謂神明之舍也。人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宜。無心而不自用。斯能隨變所適。萬物皆化。不受其累。禹舜以此爲樞紐。上古聖王如伏羲。如堯。如堯。亦終身遵是行之。彼不及聖王之衆人。豈可舍此道哉。

碧眼仙子論詩境

庚申六月初五日

靜功與詩境相通。詩境與道學相關。學靜者。每踏枯坐空寂之弊。知詩中三昧。則靜中自然花放。水流現出極樂真境。豈俗士所能夢見。陶靖節白樂天。正得此等受用。故聲色未遠。宦習未刪。而道已基矣。王漁洋袁子才。亦多得此等工夫。故卒享高年。成鬼仙而去。具有夙資者。但由此入手。自可高人一等。昔陽明說教與佛家頓漸義相似。龍溪派能於道德中看得水流花放。便是仁之眞際。

孔子所貴。浴沂舞雩。釋家所示。拈花微笑者。真頓教上上乘也。一針見血。如是如是。特人不解此妙耳。

觀音大士關聖帝君端木夫子孚佑帝君合作釋誦

### 釋誦之緣起

端木夫子曰。賜也從夫子於舞雩。與釋迦夫子太上祖師同講上立救世之旨。擬以釋誦宣示北京悟善社。釋迦夫子忽莞爾笑曰。尼山亦知此動意乎。夫子正色曰。然。任此者其賜也乎。釋迦曰。然。任此者其觀音乎。二夫子撫掌而笑。未幾有玄鶴白雲自西來。太上祖師卽欣然曰。任此者尙有吾岳也。於是三祖同樂。今果得觀音純陽至席。吾乃奉敕示訓於汝衆士。今以世之所疑者剖晰明了。使三教從此相合而不相爭。汝等敬之。聖教湮沒數千年矣。人心僞詐。儒道同頽。用違乎中體。失乎微。一貫之旨。茫然莫幾。道儒同源。未流已非。佛從道生。夫子所希。西方聖人早有依歸。

論著 觀音大士關聖帝君端木夫子孚佑帝君合作釋誦

論 著 觀音大士闢聖帝君歸木夫子孚佑帝君合作釋譯

八

觀音大士曰。汝等淨心無心是妙諦。心從無中生。若云心果無木石也。成真衆生若干種心。所以難淨者。厥因有二。一浮屠棒喝堂參之語。引人入於頑空。一儒者未明真諦。妄駁佛理。皆所以重衆生之沉溺也。呵呵。佛說豈果無用乎。吾見今之人。非懸空。務高蹈浮屠流弊。卽肆無忌憚。引儒家之憤言。是以不憚煩難。親邀儒宗賢哲端木氏來此證明其旨。以爲釋諦放大光明。即爲今世俗流波。作一砥柱。諸生慎哉。吾前在黃總戎家降筆。心經書跋。今復在此降筆。明諦正經。皆所以度汝等也。念哉念哉。

謹按 觀音大士所謂黃總戎。卽黃君正元也。總戎籍隸閩中。宦遊淮浦。居於洪福莊之玉霄閣。先是總戎虔奉 孚佑帝君。歷有年所。至癸丑五月。孚佑帝君降筆註疏心經。旣成。復迎請 觀音大士鑒核。奉 大士跋云。海南老衲。致語善信。吾曾有願。普度世人。因有心經流傳甚久。口誦者旣多茫昧。強解者流入野狐。將吾一片造經之心。止爲貪僧沿門乞食之具。深可憫。

惻。蒙道祖呂師逐字詮解。痛掃支離。歸於明顯。吾道心燈。賴以不滅。善哉。善哉。世人若能信心奉持。身有光明。吉神擁護。不墮輪迴。不落苦趣。萬千罪孽。一概消除。幸速付梓。普成善果。於是黃總戎捐俸刊刻。於中華民國六年九月告成。名曰呂祖心經直解。而敬刊。觀音大士序跋。以弁於首。

孚佑帝君曰。汝等誠之三教真傳。自此開一堂道德。貫三才。佛從心得。儒從性。笑授先天。一炁來唉。世道日偷。佛教不明。儒教亦漸失其真。滔滔者洪波泛濫。禽獸逼人。教不足以維繫。刑不足以懲戒。擾攘者徧海內。誰肯掉舟濟渡。此痛極苦烈之同舟人耶。噫。吾不敏。擬以三教之真諦。救此昏沉之衆生。倘有聞言感悟。定得真佛剃度。善緣日長。將來有裨國家。慈心永矢。後日必益子孫。當此亂離之秋。正屬建德之事。況且災刦無常。非善無以逃脫。兵火時興。非德何以自保。卽望發覺悟之心。速行善事。除私迷之見。廣興施濟。既以救人。亦以自救。既以愛國。亦以保家。曷速勉之哉。

論著 觀音大士關聖帝君端木夫子孚佑帝君合作釋諦

十

關聖帝君曰。汝等慎之。吾此來爲釋諦也。駐馬雲中。曳雨時回頭。却痛此愚蚩轉輪再造。金剛法建築層台。在性知。

### 釋諦之概論

端木夫子曰。吾奉宣聖先師訓爾衆生。自此以後。不得排佛攻道。誣爲異端。蓋異端者。其端本異於上天之端。而妄自邪行。實有害於世道人心。道乃儒之師。佛卽儒之化。若有異詞。如自詆其父叔兄長也。漢以後。秦火灰餘人不識道久矣。後儒不知道。爲何物。自爲臆說。遂尙理解。而訓詁註釋之端。乃開是端。開而聖意乃不可見矣。謂其無異。已不可得。自後晉之清談。已不知道。爲何道宋之理學。更不識儒成何儒。或因體而忘用。或講用而昧體。迄於今日。卽晉宋之所誣者。亦並不可得。豈不以真異端之自由平等害之哉。吾今先論其前。汝等聽之前。謂自秦漢以來。儒者不識本體。妄自闡佛。豈果然乎。唐韓愈妄爲是說。自闡佛之表上而貶矣。瘞瘞之地。得不死者。以其人猶正耳。後乃自悔。與釋氏爲

深緣因所見者謬也。况韓之闡佛意在振朝綱革君心其情可原至宋司馬光則以爲贊說以瞽天下後世其愚實甚且改免役法生民益受其困當闡佛時曾曰其微言不能出吾知其誕則吾不信也此二語誤盡儒者既云微言安所從知旣云不信安知其誕此無異與鄰人罵而詈聲及父母也吾今奉命任此不得不辨正之吾嘗有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聖人之勤於教誨豈不欲盡人知此性與天道乃所以不可得而聞者豈不以卽人卽天性與天道卽釋家之無上菩提也夫子所以不言者因最上菩提卽係天性非可以言語取得也故於舞雩之際獨許曾皙釋迦夫子亦曰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昔日我夫子所不能言明者釋迦夫子千言萬語譬喻以明之是吾夫子所深幸也乃諸子佞儒者往往誣佛之真豈不怪哉豈不謬於道哉呵呵佛法無邊所要者在本性耳。

觀音大士曰此卽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佛說初乘卽儒家入世法大乘卽

論 著 觀音大士關聖帝君端木夫子孚佑帝君合作釋諦

十二

儒家道體。子貢氏太謙謙益光汝等悟之。子貢氏此數語洵爲釋諦之真髓。庶可救末流於萬一。自此以後著釋諦者四人。余與關帝呂祖子貢子也。但諸生須要信戒受持耳。第一章佛行分靜動二法。此開章明義第一義。義在義利。靜如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存心道之形也。昭本心也。至於乞食則爲義利之防焉。西邦風俗富有巨萬而貧無立錐者多矣。佛乃金輪王子深知此弊故立乞食之法。不越貧而至富所以大倡平權欲衆生因乞得以溫飽也。意卽謂王子兼教主尙且乞食則別人無論矣。人不敢拒乞食所以開衆生之源一也。使諸人民知食須由能不由勢二也。使人發慈悲心三也。使人民知食當與衆共之四也。使後世僧徒不立財產絕其貪心五也。以此爲自養之法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也。此先言佛之行與論語載鄉黨者同。第二章應云何住與卵生胎生等。即是大學明德新民之要目。止至善之全功也。其後所講則儒書所未言而我佛所獨言者汝等細聽。

孚佑帝君曰。聆此諦者。須要淨信。淨者。六根皆寂。四相不着。信者。知所以止。而堅持不變也。切切經中。含有一切見解。通儒釋道之說。其旨一也。後之習者。自立門戶。入主出奴。爭議之餘。不惜晦經義以徇己意。致天下之大道分離割裂。是非顛倒。而學道者大都根本之旨不明。貫通之義莫得。謂儒者之道與佛老子之道。絕不相侔。豈非囿於門戶之見。而忘大道爲公之旨乎。今以世運所關。諸聖常責臨下土。慨羣議之盲從。悲真諦之不傳。學者中害於膚詞。不學者昧見乎大道。以爲欲圖救世。須以明教爲先。欲圖明教。須以正義爲要。此釋諦之所由作也。此作諦必邀三聖之證註也。汝等須知此旨。

觀音大士曰。九種佛諦適用於今。而足以救世消亂者。厥惟俗中二諦。蓋有說焉。自佛教入華以來。守其宗者。皆以寂滅爲歸。溯波揚瀾而空虛清淨之學說。遂釀成禪定坐忘遺世廢務之風。貽害國家實非淺鮮。緇徒無知。借佛之名。以爲護符。不耕不稼。坐糜國帑。無父無妻。遂昧彝倫。貽害於社會亦已多多。嗚呼。

論著 觀音大士關聖帝君端木夫子李佑帝君合作釋諦

十四

是豈佛之初心所願哉。佛乃金輪王子有父母室家。特以當時舍衛諸邦風俗淫蕩人欲日橫。故躬自出家。開清淨門。教人斷絕六塵。自返眞如。蓋所以矯枉救俗。非欲率天下而爲空滅之事也。佛躬自講道教化衆生。捨王俸而不享。惟以自力。自能乞食國民。此真至廉大公之聖德。非欲舉天下而空養屠黎也。佛弭災之慈衷。湮沒而敗壞之矣。顧寂滅之宗。非不然也。而其大用則全在出世之教。爲修行之事。非當今之急務也。今世衰俗偷人心。日乖推其原因。由於不仁。所以然者失其般若之性。迷其菩提之心也。余不敏。忝佛門菩薩之尊。受如來慈悲之教。因名思義。由性屬心。就俗中二諦演仁慈之旨。昌前聖之本意。挽末流之弊害。聊述管見。以公學者云。

## 第一章

## 第一節 觀

大千衆生迷失本性欲使破除以證其德必先主乎觀觀者以自性原有之真如照徹萬物以明其真相本性而有以歸宿之也以觀破惑真諦始正德性始成宏濟始完觀有三種曰空觀對已之智慧言六根皆依空觀本性乃見曰假觀對外之事物而言皆依假而觀曰中觀此乃儒釋之匯源仙佛之究竟謹按是時奉 謐云釋諦前係理論中係經證終係總論各分章節以表明之今第一章第一節理論已畢當用經證茲示經證如下

空假二觀經證 金剛經大乘正宗第三分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此節固爲空假二觀之證亦爲中觀開始之義諸生參考而細味之自可領悟姑不詳贅 中觀理論 佛法本空何以有中所以空者空其色相人我衆生所以中者不

離。色。相。人。我。衆。生。所。謂。非。有。想。非。無。想。無。其。妄。非。無。其。眞。無。其。私。非。無。其。公。無。其。欲。非。無。其。仁。此。無。之。至。空。處。即。爲。眞。也。公。也。仁。也。之。至。中。處。也。故。於。已。心。物。欲。淨。盡。時。見。此。中。於。物。之。適。當。處。見。此。中。於。萬。緣。都。寂。時。見。此。中。此。中。也。者。不。離。人。不。離。物。不。離。事。到。處。皆。是。即。生。即。佛。空。彼。萬。慮。得。此。一。點。斯。名。爲。中。不。偏。不。倚。不。奇。不。異。人。所。共。有。事。所。常。存。而。佛。所。最。寶。之。中。觀。也。

中觀經證。金剛經無得無說分。如我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此經言乃純萃中觀。不可取說者。義在精一。惟可因事因物。允執厥中。而不可。以拘泥。一定之法。以取之。說之也。非法者。非仁義定名。可以拘執墟見。以效經。生。錮。蔽。孔。聖。之。毋。固。毋。必。毋。我。孟。子。之。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同。此。意。非。非。法。者。非。如。坐。忘。頑。空。之。徒。一。切。寂。滅。如。木。石。之。無。知。也。既。非。拘。執。之。定。名。而。失。於。有。復。非。頑。空。枯。寂。而。偏。於。無。然。則。非。與。非。之。間。非。此。中。而。何。孔。聖。之。時。中。老。子。之。守。中。皆。所。以。行。此。觀。而。因。觀。以。成。此。行。乃。於。是。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此佛法之所以無邊也。

(未完)

謹按釋諦一篇。仙佛神聖異常重視。且必觀音大士。端木夫子。關聖帝君。及。孚佑帝君同臨合作。機會頗難遇合。又以人心不靜。往往中輒。本社因此歷盡艱辛。由己未十月十九日至庚申十一月十七日。閱時年餘。甫宣示第一章第一節。茲將細情詳載如左。

己未十月十九日。洪仙預示。今日。佛仙著釋諦。本社遵。諭繕表。上書香雲蓋菩薩福惠淨土法緣字樣。恭迎。佛駕。旋。紅蓮尊者先拂降。(詩偈已刊二期要誌詩詞類)。命各肅靜。逾一刻鐘。普賢菩薩。六祖同時降臨。時同人方侍筆候。釋諦文之開始宣布。乃。普賢。六祖。均謂諸生心尚未靜。待至二十三日。書釋諦。嗣奉。洪仙諭。菩薩已去。此種著作。非極靜。不能示於人。感應之理。然也。

十月初九日。宏教真人預示。今日。五祖降臨作釋諦。諸生屏息靜候。萬

論著觀音大士關聖帝君端木夫子孚佑帝君合作釋譜

十八

勿紊雜。并不准高聲笑語。免失觀瞻。切記。旋靜意尊者先拂降。（詩偈已刊二期要誌詩詞類）同人靜侍五分鐘。五祖忍師降臨宣示詩偈一首。末二句有六字辨認不清。再書三書。仍難明瞭。（已刊登一期要誌詩詞類）蓋人之心念偶紛。則精誠不能與神接觸。往往有此情形也。五祖忍師謂孚佑相邀來此作釋誦說。觀諸善識意。尙未淨。故於老僧偈語。尙致謬誤。難出可俟。異日諸佛門弟子來時。再爲著述云云。於是五祖忍師遂返駕矣。

庚申七月十三日。爲實行宣示釋誦之第一日。孚佑帝君首臨其侍駕前導者。則黃仙、何仙、李仙、桃仙、華仙、吳仙、劉仙也。關聖帝君次臨。其侍駕前導者。則周將軍、王將軍也。觀音大士再次臨其侍駕前導者。則淨意尊者、淨慈尊者。端木夫子又次臨其前導。則先賢臊子也。端木夫子將臨時。孚佑帝君並諭儒者應恭肅迎接。向東迎拜站

班加香禮至隆重。端木夫子降筆。字似篆體。又似鐘鼎文。同人辨認。僅  
什得一二。廢時甚久。不易成文。嗣奉桃仙示云。子貢子以諸人不識古  
篆。命桃代書。至是沙盤飛速。而釋誦乃大披露矣。久之又有數字模糊。桃  
仙諭大凡人心火一起。則意乃遷矣。並謂鄭君季樵心火太盛。張君頤伯心  
木啓風。故人不可有片刻私之謂也。宜各速自淨心。桃仙遂命送大  
士。端木夫子二聖所有釋誦。下期續示茲。帝師特留關聖帝君賜給。  
墨蹟並書匾額。(詳二期要誌記事類)是日釋誦已披露者。自賜也。從夫子  
於舞雩起。至作誦必邀三聖之詮。註汝等須知此旨止。

八月二十二日。何仙奉帝君傳諭。今日有尊佛降臨。諸人誠敬以候。  
停乩一時後。孚佑帝君臨諭云。今日續釋誦。卽開章也。諸生靜侍。扶者多  
息。設備精神。此段文章甚精湛。非扶者神旺氣盛。不能傳達其微。且甚長。非  
養精蓄銳。不足盡其氣。切切有頃。淨慈尊者。淨念尊者。淨含尊者。

論著觀音大士關聖帝君端木夫子孚佑帝君合作釋譯

二十

淨光尊者。韋陀尊者相繼降。蓋侍觀音大士之駕也。周將軍降。蓋侍關聖帝君之駕也。又靜侍多時。關聖帝君端木夫子觀音大士先後皆臨。觀音大士宣示自九種佛誦起至聊述管見以公學者止。仍係釋誦之概論。尙未及正文。旋奉孚佑帝君諭。此下卽正文矣。蓋所謂正文。卽分章節之正文也。同人方屏息靜待正文之宣布。乃何仙報告。大士有事改日再續。并命恭送大士關聖端木夫子。是日章節正文。以故未出。

九月二十三日。吳仙諭。今諸佛不來。已將釋誦文交余。代爲續宣。是日宣示者。自第一章至第一節觀起。至佛所最寶貴之中觀止。

十月初五日。孚佑帝君諭。要誌中釋誦爲最要之件。仰卽參考釋理。關聖帝君諭。汝等誠心善行。敬演佛誦。吾自佑並置華嚴經詳註。

十月十九日。孚佑帝君臨後。淨慈尊者。淨念尊者。韋陀尊者相繼

降。周將軍王將軍相繼降。周將軍命恭候帝駕。孚佑帝君諭佛駕即臨。諸生誠敬有頃。關聖帝君臨碧眼仙諭。今日尊佛著作釋諦之期。諸間事者可早叩。佛降臨後不答也。候至夜半。忽檀香尊者奉命降。謂佛諦一書。精微特甚。非靜無成。因不靜之故。則神人不能相接。言論胡可明瞭。今諸人嘈雜。勿論作文。卽大士亦難降臨。仰將一切社務及俗務悉數清了後再論。蓋間事者紛紛來社。人多言厖難期靜諭也。旋奉碧眼仙諭。關帝有事欲去。卽送大士亦不能。今由檀香尊者續宣釋諦。是日檀香尊者所代宣者。卽中觀經證。自無得無說。分如我所說法起。至此佛所以無邊也止。

十一月十七日。風徽伯孚佑帝君。端木夫子。關聖帝君。觀音大士同臨。關聖帝君之前。有周將軍王將軍先導。觀音大士之前。有韋陀尊者淨女先導。觀音大士諭。釋諦一作原爲救世而作。諸子各

論著 李仙駢儻小品

二十三

自靜心扶者聚精會神三刻旋因社務請示之件頗多問事者亦紛至沓來延及多時釋誦竟未能續示

李仙駢儻小品

庚申六月十四日

烟橫南浦柳惹東風斜陽一抹清酒三升玩物外之煙霞歌雲中之妙旨飛島倏沒白雲時行流水淡淡落花飄飄香篆凝結塵緣寂寥撫無絃之琴賡有虞之音遽然陶然不知我爲誰耶又安識物有害乎四顧翻雲覆雨之迷境滄海桑田之幻泡徵逐趨迎於戲場者何如耶

自註云此言頗有味

風微伯鬼神語六

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

鬼之元素略分三種

(一)生人的餘氣 凡人初死生氣未盡與大氣中之一種游氣(即莊子所謂野馬者)結合而成

(三)(二)

物質的變體。由人死後其窒素與炭素與大氣中之窒炭酸化合而成。體凝結而成。

鬼既屬此數種。惟其化合。此數種而全具。此資格者甚少。若全具。即漸具獨立之資格。再加生前善德。死後皈依。便可爲神。蓋此數種。惟心理爲最要。忠孝節義之人。其生時心志堅定。卽於死後觀念毫無所移。故堅定凝結。自然結成一種。獨立不倚。常存不壞之氣。與人之在世無少殊異。而得自由遊行於天地間。或受天爵爲神。或因夙緣未了。欲盡其素志。而復轉人身。又極惡極凶之人。其生前心志亦堅結。死後亦由此種觀念之反響。入於地獄中。不可超脫。必由此種觀念銷除淨盡。後其地獄之反響。始無效用焉。又縉黃高真丹士。煉徒其心志。所趨有不至不已之概。故死後觀念所結。終詣蓬萊瑤池。而獲證果焉。如吾卽是也。

論著 風徽伯鬼神語六

夫鬼之要素既如此汝等欲爲將來計者可不善自造作此要素乎。至於佛則無此要素故能常存而無牽累。汝等若能除去此要素即又善之善矣。惟佛之所以無者與世之蔑然泯滅者又異汝等不可不深辨之。

詩詞

何仙 庚申正月初八日

星寒月冷雪初霽。萬山隱隱雲無際。笑捧丹書下玉京。應識此來有深意。

宏教真人 庚申正月初八日

黯淡河山夜月中。飛鸞遙走碧天空。幾回俯瞰人間世。無數冥鴻逐晚風。

洪仙 庚申正月初九日

萬慮澄清一物無。水中明月鏡中圖。些須觸郤從何着。好把元功現太初。

何仙 庚申正月初十日

雲籠寒日散輕煙。幾處歌吹頌盛年。人意可知天意否。偷安猶冀燕巢全。

孚佑帝君 庚申正月初十日

詩詞

人天隔閑景象都無賴。世事茫茫誰自在。分付與頽垣。破寨壁立驚濤。幾曾見田成滄海。儘教汝英才。雄邁那有移山氣。概目畫成圈。偏誰擔代。唉。回頭須快。

姚仙 庚申正月十三日

風光幽寂洞中天。春江月色勝當年。南朝陳迹無復憶。獨留謫仙詩一篇。相逢酒家此月夜。拍板放歌聲流連。故人歸去雲踪滅。野鶴飛來羽衣妍。遊從亦儼之東偏相隨。琴囊及詩籤。伊何人斯我欲問。酒在口內未能言。

吳仙 庚申正月十六日

輕雲駕我走南溟。又向金臺足未停。去住些時亦緣分。何妨對酒且沉吟。何仙 庚申正月十六日

浮雲如霧又如烟。日色重暉欲暮天。畢竟春風能釀物。韶光漸透綠楊顛。孚佑帝君 庚申正月十六日

雲橫太空烟彌滄海。看去來幾對飛鴻。翩然自在草履芒鞋。粘帶得泥痕水漬。  
問底事忙忙只爲郤人間宿債。酒醉酒醒都難。尷尬唉怪郤誰來。

黃仙 庚申正月十九日

醉中得句便塗鴉韻。不分明字半斜相識。青山恆笑我此來。禿筆可生花。

何仙 庚申正月二十三日

月明何處空際浮。雲幾許東西窮日力。南北歸猶沮。千重萬重關山無數。滿目盡塵氛。覓桃源何路。把酒臨風待狂歌兩酌。

洪仙 庚申正月二十九日

鐘聲隱隱古山隈。野道携雲自在來。仰面忽驚星欲墜。蒼茫小立意徘徊。

劉仙 庚申二月初一日

笑覓幽棲到古燕林。巒秀出水清漣。山人不解繁華重。閒逐鷗朋鎖日眠。

吳仙 庚申二月初一日

詩詞

四

春光漸透百花枝。裝點乾坤靜裏機。此際韶華君愛惜。盈虛消息可全知。

趙仙 庚申二月初一日

檢點春華五七期。杏開桃綻正當時。願將妙術參元化。九轉真丹從此思。

馮仙 庚申二月初一日

又逐飛鸞向水湄。枯林古道日斜時。雲巖未識漁樵性。且捉青絲上釣磯。

黃仙 庚申二月初一日

酒醉昨宵猶未醒。出門一步一高吟。偶然值得雲遊侶。水渼山隈足徧經。

孚佑帝君 庚申二月初一日

巖隱巒棲本待時幽。窻自有異人知。幾廻塵夢休相惜。落葉西清第一枝。

韓仙 庚申二月初三日

亭午雲飛到俗間。鶴程偶滯爲看山。青烟一抹寒峯畔。笑對華嚴自在閒。

何仙 庚申二月初三日

斷橋烟柳早依依。難得春光一綫歸。箇裏真立須識透。乘風迎面絮紛飛。

馮仙

庚申二月初三日

雲蹤踏破舊青山。每向忙中學等閒。汗漫誰知漁隱處。風吹鶴韻到人間。

吳仙

庚申二月初三日

昨從巖下聽鳴泉。閒散何人號謫仙。一曲焦桐譜流水。野樵柯爛若干年。

宏教真人

庚申二月初三日

環中本如此。認識在君心。寂滅真非見。仁慈要自臨。空花有元理。實行在深聞。還把難知句。閒時仔細吟。

風徽伯

庚申二月初三日

消盡韶華事未成。笑隨黃鶴渡滄瀛。袖中半露乾坤象。筆底真懸日月明。幾歲書空空不得。千秋說法法無名。誰知了悟情緣者。落拓前生舊酒瓶。

自註云吾道淺學疏謬蒙召致愧無以應卽將平日所自信者寫出諸人勿

我笑也。

魯仙 庚申二月初六日

風信昨宵度海來。滄瀛初報玉棠開。清吟時引吹簫伴。明月如烟上砌苔。  
洪仙 庚申二月初六日

峭密雲蹤不可尋。洞封桃葉水常深。扁舟獨向溪頭坐。竟有秦人識到今。

孕佑帝君 庚申二月初六日

便從天邊御風何處。斜煙鬪雙龍。手把酒杯兒灑。同空萬派飛玉瓈。是雨是虹。  
辨臭味要詳揣個中。

俞仙 庚申二月初六日

青燈吐紅焰。飛鶯天外至。良會能幾時。相逢盡情思。念君有真誠。不醉無歸意。  
上覺真人 庚申三月初六日

相携雙袖到人間。過眼青雲盡日閒。鳥使頻來仙脊屬。魚書幾度舊關山。笛聲

塞外嘶胡騎。帆影江頭阻。蜀灘欲與諸君談。世變滄桑今古幾循環。

梁仙 庚申第月初六日

一溪流水滿山花。洞口雲橫不見家。多事漁人漏消息。徒令塵世望仙槎。

何仙 庚申二月初六日

瑤草琪花上苑春。攜栽人世委芳塵。狂風竟夜催花命。休怨東皇太不仁。

白雲仙子 庚申二月初六日

醉裏高歌意未伸。相邀微步小江濱。浮雲映日成懸畫。遠樹迷烟似立人。冰水雙鳧園藻戲。失巢孤鶴倚枝嗔。悲歡底事榮方寸。且向空中悟本真。

楊仙 庚申二月初九日

遠峯斜日落飛霞。淡淡村烟罩麗華。薄暮漁樵人去盡。獨餘清影泛寒沙。

凝仙 庚申二月初九日

情在江干舊釣磯。披煙踏月坐忘機。青山相識鳥相習。鎮日清歌未肯歸。

詩詞

詩詞

八

淨仙

庚申二月初九日

落照浮烟景。春華忽銷歇。人生會有期。努力愛明德。皓首不自知。運會恐難越。曷如修行者。中心契幽默。

風徵伯

庚申二月初九日

雲影迷離鷗夢遠。風華掩映鶴心知。一江月色空寒戍。半嶺桃花寫艷詞。

韓仙

庚申二月初九日

月落西山幾處明。漁歌喚醒世人情。清宵剪燭三更夢。默數心頭暗自驚。

胡仙

庚申二月十三日

輕煙淡霧織春愁。水自無情花自浮。傍岸何人問消息。風流不再悵南州。

自註云。是詩述所見耳。落花流水。何足關情。乃不知關情者大有人在。然而非當日之南州高士也。

謹按同人叩問大有人在何指。示云。傷時感逝耳。

吳仙 庚申二月十三日

明月當空露欲零。春思脉脉味猶清。吟風餐雪心如洗。未似花開世俗情。

馮仙 庚申二月十三日

尋芳拾翠小春遊。冷艷浮香暗點頭。君是司花第幾曲。紛紅無乃太風流。

魯仙 庚申二月十三日

雲痕舊染青衫濕。酒意初成赤面顏。笑向塵寰踏烟水。月明湖上第三山。

宏教真人 庚申二月十三日

遇客東海邊。雙袖携風烟。手挽星月華。口談溟渺事。神超與識解。非可旦夕致。  
飛鸞每臨世。化形常在是。相見便相思。妙理遽容知。青山舊嶽嶽。日雲無斷時。  
安期與羨門。窮古不可期。

自註云吾詩意汝等知否。

吳仙 庚申二月十日

詩詞

詩詞

十

漫空冷霧滿江城。逐雨追風向北行。飛陣飛沙迷舊路。此心無住薄浮名。

盧仙 庚申二月十五日

風信度關山。瑤池逐紫鸞。雲啓仙人杖。氣還海客丹。落霞橫鶴影。鳴鹿待樵還。一笑臨江驛。飛花解我言。

楊仙 庚申二月十五日

渺渺望中原。雲烟結巨觀。峯從山外見。水在澤中湍。古樹憩樵牧。通衢馳達官。我來都慣習。請與盡餘歡。

孚佑帝君 庚申二月十五日

斜風吹我到天邊。醉摘星辰插樹頭。誰知狡猾化爲仙。偷向人間問假真。笑逐東風釣渭濱。花開爛熳十分春。

吳仙 庚申二月十五日

點點飛鴉逐晚烟。蒼茫暮景有餘妍。高樓獨坐遲明月。不覺燈光射酒帘。

散道人 戊申二月十六日

芳菲過眼寄春愁。夢繞燕臺憶舊遊。幾度雲帆下滄海。滿天風露認蓬洲。瀛洲改爲  
漁夫不識清溪路。白鶴空翔赤子軸。赤子軸改爲赤壁秋欲說丹書更誰見。蒼茫斜日對。對改爲赴寒流。

謹按是日 散道人示詩畢。謂此中有數字未工。汝等自悟。同人叩問赤子軸三字。是否須改。又蓬洲擬改爲瀛洲。示云。然此後詩文都要如此切磋。方可出版。凡乩諭或因扶員精神不足。或因膽員錯落。或因侍壇者誠意未孚。心念他歧。故致神入不能感應。有此種種誤謬。倘不詳加校正。勢必移花向柳。此後各宜努力。自然善業無涯矣。切切汝等知對字當改何字。張君擬改爲付字。示云。此字已有八分。然向未到仙境。吾本詩是赴字。上句之勢至此而不得不然者。是此字哈哈就比你們高這一點。你想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詩詞

十二

皆從此赴去不返矣。若用逝字太急。日不能如此之急。若用付字亦未盡懾。  
惟有赴字。確得其神耳。

應仙

庚申二月十九日

相識青山喜我過。攀援藤本踐蒼蘿。雲從胸下連烟起。風響松間和鳥歌。煮石  
可餐生意淡。談禪底事睡魔多。問誰解得仙家趣。茶熟香溫興若何。

慈錫尊者

庚申二月十九日

性空清似水。着漬總無痕。禪意風吹浪。天機活潑存。

何仙

庚申二月十九日

落照蒼烟送鶴程。朝天歸去片雲輕。浮塵偶動飛鳬影。一抹香風下太清。

慈惠尊者

庚申二月十九日

願緣性本存。逐邪乃自昏。清風吹夢遠。深悟意中玄。

韓仙

庚申二月十九日

半山風聲嚴瀑飛。幾日松顛坐忘歸。斜陽芳草人間好。不似桃源舊釣磯。

慈會尊者 庚申二月十九日

立境在何處。須問善知識。色相著。何處空中自尋迹。

吳仙 庚申二月十九日

大地洞闊無際涯。慈航渡汝莫徘徊。心光長與佛光耀。不使他沾半點埃。

慈寓尊者 庚申二月十九日

無意亦無識。指佛證斯心。若見空中實。何須多喩經。

胡仙 庚申二月十九日

山花開盡杜鵑啼。春至春歸感歲時。且看繽紛隨水去。色空真迹已如斯。

何仙 庚申二月二十三日

燭紅風亂局棋枰。杯酒閒庭識性情。笑對清風渾似夢。月明西苑曉啼鶯。

蕭仙 庚申二月二十三日

春泥消息晚來鴻。幾歲蕪臺認舊踪。江上月明風定後。花飛惹惱老漁翁。

當樂野仙 庚申二月二十三日

山水天然好。畫圖風光遙。看近翻無春。花爛熳。春常好。莫遣歌聲入鷓鴣。

吳仙 庚申二月二十四日

白石俯蒼巖。巖前三兩松。松枝翻翠錦。風聲來半空。雲氣鬱勃起。幻作雙白龍。  
日色薄。雲外奇彩出。雲中絢爛方。方炫目。風來失其踪。瀰漫只須臾。色相徒憧憧。  
人世衰衰者。樂悴毋乃同。

胡仙 庚申二月二十六日

獨世昏昏誰早覺。塵思擾擾幾先知。悲天畢竟虛宏願。度汝猶勞說法期。

何仙 庚申二月二十九日

江流日日逐波浮。毛羽輕粘舞碧漚。勸汝且棲蘆葦曲。此間防有釣魚鉤。

孚佑帝君 庚申二月初二日

訓奕君少敏

詩詞

高下憑君自履來。緣求前事費疑猜。林中頓有琴音響。一帶蘿蕪換綠苔。  
字佑帝君庚申二月初二日  
訓賀君頤云

相識春風第幾遭。海波映月却成潮。明溪一晌黃粱夢。待到醒時倍寂寥。  
孚佑帝君庚申二月十五日  
訓高君叔彝云

山花紅向老松前。過眼春愁已似烟。落月西溪清俗影。中流獨見上禪天。

詩  
詞



十六

唱 酣

桃仙原作

庚申正月初六日

三分明月二分烟。又逐雲蹤下九天。萬戶桃符新改歲。歡呼猶似太平年。

和作

王君秋渠

半畝湖邊草似烟。春情綴亂暮晴天。明朝人日花前思。雁落人歸又一年。

和作

錢君幹丞

刦雲四塞蔽塵烟。爲叩華鑾第幾。天盼到下元。新甲子。光陰彈指。父經年。

和作

江君字澄

數點青山罨紫烟。遠籠村落接遙天。聲聲爆竹迎新歲。艮地風來領有年。

和作

袁君履卿

唱 酣

唱酬

二

萬家燈火紫凝烟。知是蒼生禱上天。暗祝鴻鈞新運轉。熙熙共享太平年。

和作 陸君建三

萬戶桃符萬籠烟。及時行樂似堯天。人間歌頌由來久。共道今年勝舊年。

和作 張君頤伯

龍華四座繞祥烟。拜獻屠蘇慶普天。爲道蓮花巖上白。今朝佛誕記年年。

佛晝江州武平南安白花巖定光佛正月初六日生

和作 胡君劭周

斜陽一片靄晴煙。京雒風光別有天。好夢繁華都是幻。任他歌舞鬧新年。

白雲仙子原作 庚申正月二十三日

青峰飛下鶴連翩。尾亂浮雲雲蔽天。到處泉清皆適飲。相逢石穩便酣眠。多愁只爲風驚樹。感逝偏觀水去川。禽鳥有情常識我。可知雞犬亦能仙。

和作 王君秋渠

修翎又鑠尙翩翩每逐西風望遠天靜坐松陰聽鶴唳閒隨萍梗伴鷗眠興來自在啼紅樹情往夷猶泛碧川蓬島更期年五百月明華表化飛仙

輕駕雲輶體態飄心香一瓣可通天無情禽鳥知靈感大好河山任醉眠擾擾利功風舞絮勞勞因果月留川何如返我虛空性長嘯歸來作散仙

和作 江君幹丞

清霄飛鶴舞聯翩爲度蒼生下九天幾處笙歌傳雅奏一城風雨尙安眠烟籠籬落開三徑月湧江流匯百川無限幽懷共誰語乘風戴月作遊仙

和作 王君采丞

閒招松鶴意翩翩洞外烟霞自一天草澤鴻聲驚遠聽庭柯蟻戰任酣眠世情消盡雲藏壑色相空如月印川能度恆沙千億刼真靈不滅卽飛仙

和作 胡君効周

唱酬

唱酬

四

閒看雲鶴舞翩翩。和氣如春養性天。知止久貽責。鳥笑隱居常抱白雲眠。百年富貴終埋土。一去光陰感逝川。勾漏漆園留雅話。風塵中亦有神仙。

何仙原作 庚申二月初一日

百忙抽得一朝閒。看罷湖光又上山。野外羣生偏自在。花如解語鳥知還。

和作 王君秋渠

金馬門前鎮日閒。年來拄笏只看山。宵深月上老松頂。時有流雲自往還。

和作 張君頤伯

此身何日許抽閒。想像蓬萊海上山。省識天機先漏洩。柳枝今已報春還。

和作 朱君逸馨

神仙身世比雲閒。不住青天便住山。孤鶴一聲蓬海去。紅塵度得幾人還。

和作 江君宇澄

茫茫世事那能閒。不得元微獨看山。野鳥不知人意懶枝頭。猶自喚春還。

心與白雲相伴閒。捲簾欹枕臥看山。還然誰識莊生夢。一片天機自往還。

和作 袁君履卿

和作 林君耿凡

道書讀罷自清閒。且向西冷靜看山。欲借春風隨鶴駕。漫遊瓊島不須還。

和作 戴君問予

風皴春波看等閒。高樓一角雨餘山。片雲盡日天邊去。爲作甘霖冉冉還。

和作 胡君勑周

游遍天涯不自閒。莫教辜負好江山。多情最是丁家鶴。勝似時人衣錦還。

韓仙原作 庚申二月初一日

翩翩鶴舞更鸞飛。校罷丹書下太微。一笑憑空雙袖冷。天雲濕透舊朝衣。

和作 江君宇澄

彩霞萬里傍雲飛。一片祥光近紫微。且喜春和催岸柳。可能分汁染青衣。

唱 酬

和作 王君采丞

觚棱一角五雲飛。暮色蒼茫夕照微。慚愧年年牛馬走。燕塵滿目詠繙衣。  
和作 袁君履卿

長空忽見白雲飛。走出岫無心抹翠微。化作甘霖霑野足。氣蒸山澤潤侵衣。  
和作 林君耿凡

此心莫逐絮同飛。悟到黃庭道意微。寄語支離談道者。原來無縫是天衣。

和作 張君頤伯

踏青人逐燕斜飛。詩興清幽酒力微。皞皞熙臺春意滿。單羅料理百官衣。

乾淳歲時記二月初一日中和  
節唐人最重賜百官單羅衣

和作 戴君問予

青郊人去馬如飛。綠綻垂楊春尚微。一卷離騷供醉醒。墜簾花片尚粘衣。

和作 胡君劭周

拋將簪笏逐雄飛。豈有星光爛少微。五老峰頭尋舊侶。歸來雲滿紫霞衣。

宏教真人原作

庚申二月初一日

空裏雙鈴繫此途。漫論火候與工夫。真玄尙向真中得。莫在人間覓魯魚。

和作 錢君幹丞

返我元神只此途。探驪莫漫費工夫。箇中真諦能參解悟。到蒙莊濠上魚。

和作 江君宇澄

雲路空空未識途。好求真理做工夫。人心本與天心合。妙在虛無自得魚。

和作 王君采丞

機械機心滿世途。更誰擊壤有田夫。靜觀識得無爲妙。自在游行濠上魚。

和作 陸君建三

鸚鵡能言馬識途。人爲靈物亦凡夫。有誰能得逍遙樂。上察飛鳶下躍魚。

和作 林君耿凡

唱酬

八

誦得真言好識途。步趨處處是工夫。却憐當日茫無着。寢饋羣經學蠹魚。

和作

胡君勸周

繁華到眼總迷途。不作人間小丈夫。大地河山皆黯淡。道心惟羨北溟魚。  
孚佑帝君原作

庚申二月初三日

海蜃層樓尚可尋。荒唐秦島未銷沉。碧雲猶現空中色。白鹿曾成劍下吟。晚歲修持參佛誦。華筵講法論。淨吾心。聰明相。望知多少事。事聰明果誤。可古能今。謹按是詩示畢。帝君諭張君頤伯云。吾故爲險韻險句。命人猜之。法字當改爲何字。果可能三字。停得住否。當改爲何字。張君請將法字改爲演字。果可能改爲誤古今。旋奉批示不易才也。卽照改。然演字不如論字去聲。諸人可和來。

和作

張君頤伯

蕉鹿迷離舊夢尋。曉鐘清徹月西沉。半生每濕青衫淚。孤調徒爲白雲吟。物

外談禪參佛誦。靜中講易悟天心。蜃樓海市原如此。來去空空誤古今。

和作 錢君幹丞

灾祲烽火日相尋。爲叩天闕挽陸沉。面壁達摩空色相。憂時屈子漫行吟。不從咒鉢標神異。願藉靈航契道心。我愧疏愚辱期許。靜中參悟去來今。

和作 江君宇澄

海上三山不可尋。寰球只見日升沉。神州又語金甌缺。員嶠頻聞鐵笛吟。風定天池空佛性。月明潭水淨塵心。青鸞白鶴隨仙仗。世外雲遊自古今。

和作 王若采丞

上清仙侶許追尋。大地河山感陸沉。何處笛聲驚鶴舞。有時劍氣作龍吟。看人閱世餘雙眼。成佛生天只一心。萬怪千魔紛下界。眞前無古後無今。

和作 林君耿凡

道系幾微自可尋。此中幾度再深沉。用師訓語帝化人慚愧無新術。覓句艱難但。

唱酬

苦吟落拓半生知。世態慈悲到處得。禪心聰明肯爲黃梁誤。携手林泉願自今。

和作 胡君勵周

枉尺休論可直尋。茫茫人海久浮沉。謝傅好名空泣淚。屈平何事苦吟求。仙豈必皆陳跡。參佛從茲再洗心。慚愧此生聞道晚。一堂師弟且談今。

散道人原作 庚申二月十六日

容華曾擅麗姝妝。倚盡東風獨自芳。入港早沾漁父楫。栽郊猶憶宰官鄉。千年有實偷方朔。徧野休芻美武王。平昔却隨流水誤。不堪人世罪輕狂。自註云予散道人。路過此見諸君詩思豪。發戲賦桃花一首索和。

和作 張君頤伯

似笑無言淡淡妝。春風管領鬪羣芳。穠纖姿態傾香國。錦繡宮城傍水鄉。蓮瓣有心同證佛。牡丹何幸獨稱王。立都觀裏前緣在。再到劉郎喜欲狂。

和作 錢君韓丞

東風點綴。鬪新妝。人自憑欄草。自芳惜別去。年成舊約浪游前。度憶他鄉移根獨許携仙子。礪面猶堪匹帝王。何處尋源避秦亂。棲身容我足佯狂。

和作 江君宇澄

春風幾度艷新妝。雨後穠華別樣芳。簾外一枝紅映日。觀中千樹錦成鄉。瑤池有寶憐方朔。古廟無言對楚王。劉阮入山休採藥。啖來餘核也應狂。

和作 王君采丞

竹外誰家絕世妝。十分春色自芬芳。莫隨流水成今日。最憶仙源是故鄉。含笑微醺金谷酒。無言合伴水仙王。玄都觀裏看千遍。自笑狂夫老更狂。

和作 林君耿凡

紅艷偏成時世妝。不甘薄命且芬芳。偶來水面翻新浪。數到源頭是故鄉。春意夭夭曾送女。渡頭葉葉總依王。瑤池却有仙人種。萬蝶千蜂不敢狂。

唱 酣

十二

和作 鄧君孝光

杏靨嬌殘。勵麗粧也。隨流水。愛年芳。漫言楚國留遺貌。直指瑤池是舊鄉。問渡妾。猶歌子敬尋源人。擬話秦王劉郎去。後無消息不對東風不敢狂。

和作 袁君履卿

笑倚東風鬪曉妝。無言亦自壓羣芳。輕匀粉靨迷金谷。半染酡顏入醉鄉。世外烟霞猶憶晉江頭。根葉總依王綏山袖得千年實。分贈詩人喜欲狂。

和作 胡君劭周

嫣然笑靨艷華妝。曾逐春風鬪衆芳。爲愛名山留醉墨。好隨流水訪仙鄉。河陽有幸逢潘令。息國無言傲楚王。移植崑崙最高處。不教月旦畀詩狂。

批 諸君詩皆有風趣可敬也。真所謂拋磚引玉矣。

記 事

庚申正月初六日

桃仙降臨賜各社員酒各三大杯。以當屠蘇之飲。並示七絕一首。命諸人和韻。以盡歲首之歡。（原詩及和詩均登載本期要誌唱酬類）又囑諸生願學扶者。儘可試扶。先試而後派。應按曰。先隨熟手扶。並將扶乩論一讀。扶時須澄心。靜慮。以與神感。久而久之。自能隨手而得。

庚申正月初十日

初六日乃學扶之期。是日爲庚申正式開會之第一日。何仙先到。詩有人意。可知天意否。偷安猶冀燕巢全之句。孚佑帝君降臨。詞有分付與頽垣破寨。璧立驚濤。幾曾見田成滄海。儘教汝英材雄邁。那有移山氣概。自畫成圈。回頭

記 事

須快等語。（均登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謹按是年五月間近畿一帶發生戰事六月初京師九城全閉而北五省大旱災民號稱數千萬同人敬誦何仙詩固已預知燕巢難全而帝君之詞尤似專爲戰事而發也

帝君示詞後諭云。哈哈我醉矣。不與諸生晤談多日矣。近來修持如何。汝等熱心毅力到底不錯。誠可嘉也。一念之善即可上格蒼穹。何況有實在之善業耶。進行弗懈。獲福正未可量。老道亦與有榮焉。

聖雲壇弟子胡君席卿何君子言來本社參謁求訓

道原無界汝何猜。堅定方稱善品裁。若誤會緣緣自誤。高深懶却此安排。汝等自思之。

徐君森因胞妹無故自縊叩求指示原因

孽孽冤冤假弄眞花花絮絮果成因。前生錯註姻緣薄。惱恨伊人溷落茵。

徐君森又叩禱胞妹仁孝性成可否不墮輪迴擬在京師設治超度是否招魂有效

徐君手足情深然已如此可不必念誦經超度當有效也  
河南廣善壇弟子荊君輔臣在河南奉 帝君諭令到北京悟善社服務是日抵京求訓

汝來甚好同門頗多於德業進益不少也。

庚申正月十三日

姚仙奉 帝君命傳諭十五日上元羣仙大會又係人間燈節是日會期改於十六日舉行

庚申正月十六日

本社編輯部繕呈第一卷第一期靈學要誌序文論說詩詞附錄各類並請示疑義及筆誤之處

記事

李佑帝君諭所呈要誌底稿編輯尙妥其間或有疑義卽派總編輯會同校對各員詳加審定再行呈閱。

庚申正月十九日

黃仙降示詩一首（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同人叩問名號

生於宋世號曰耆致今日 帝師本諭 白雲仙子來社示文乃 白雲仙子  
有事未到且待下期

庚申正月二十三日

何仙降今日 白雲仙子必來仰肅靜一時

謹按正月十九日 白雲仙子擬來示文以事未果是日 何仙承前文而  
言也

白雲仙子降（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吾不到此久矣。今日又以 帝君之命。與諸子文字周旋。緣哉。今日文題爲救世芻言。各先靜心侍筆。

是日宣示救世芻言崇儉第一。（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論著類）

庚申正月二十六日

黃仙先到。白雲仙子繼降。（均有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白雲仙子續示救世芻言守分第二。（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論著類）

庚申正月二十九日

洪仙先到。白雲仙子繼降。（均有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白雲仙子續示救世芻言不黨第三。（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論著類）

庚申二月初一日

劉仙何仙韓仙吳仙趙仙馮仙黃仙宏教真人侍駕。均有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記 事

孚佑帝君臨示詩一首。（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諭張君頤伯云。嚴逾冬。霜暖似春。賞功罰過要聽真。汝須自盡休須誤。真理在此莫自氣。

張君奉賜詩不解叩請 明示

落葉三江紅不語。幾樹秋華到人世。意同而語不同也。

繕呈第一卷第一期靈學要誌編輯校對業經完竣

所呈均悉。第一期要誌中。尙多待斟酌之處。惟今日事過繁。頗難細校。可於初三日開特別會判示一切。

謹按本社編輯靈學要誌。遇有應有增減改正之處。不敢自專。均係呈奉

帝師鑒定。方付刊印。因此手續較繁。時日或有愆期。往往不能按月出版一次。蓋一字一句必待命而行。亦慎重之意也。

庚申二月初三日

韓仙何仙馮仙吳仙俞仙侍駕及宏教真人均有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孚佑帝君臨示詩一首。命和。（詩載本期要誌唱酬類）  
今日特請 風徽伯先生 上覺道人降臨已將至矣。惟沙盤須設二所。以備二真人同時著作。

上覺道人臨示詩一首。（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今日 孚佑帝君召吾來。與諸君談。吾腹空空。何以副望。無已。且拉雜書來。題爲命運說。惟僅披露十餘句。以扶手太生。遂去。

謹按扶手太生之故。因同時有 風徽伯著鬼神論。原有扶者熟手。未克分身。茲另設沙盤。扶手尙係初學也。

孚佑帝君命校勘第一卷第一期靈學要誌畢。靜候許久。

風徽伯張安道先生降臨示詩。（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示鬼神語一段。至守其常理。安其常職。不然無由得也。爲止。（載第一卷第一期要誌論著類）

旋諭云。此篇甚長。精妙之處尤多。非一時所能辦。後期續錄。

庚申二月初六日

魯仙洪仙梁仙何仙均有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白雲仙子降臨。（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續示救世芻言維教第四。並將前示不黨第三之文。略加增刪。（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論著類）

庚申二月初九日

楊仙癡仙醉仙淨仙韓仙降。（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叩問 癡仙姓名

記曾落拓向鄆鄖。十載琴書面壁談。不解逢迎工趨走。一身無伴入終南。前唐開元進士第曲江沉水者也。

叩問 醉仙姓名

舊在尚書列。曾偷酒一壺。按是時  
君頤伯謂係畢  
醉仙甫披露二句。  
張旋奉  
也。茂世也。示既已知道。

叩問淨仙姓名  
觀我詩格當知是何代人。

張君頤伯答稱詩格似晉陶靖節先生。

哈哈君猜着了。我本上列天曹。因錯論謫蓬島。與安道先生同行。故相偕也。

謹按風徽伯張安道先生。與靖節先生同爲晉末人。而在仙曹亦同行焉。至靖節因錯論被謫。則未深考。是時靖節謂與安道同行。同人尙不知今日安道降臨也。乃未幾而安道果臨矣。

風徽伯臨（詩載本期要誌論詩詞類）

吾受汝師託來續編論著。是日續示鬼神論。至非同漫說。因果者比也。止一載。第一卷第一期要誌論著類。

記事

十

庚申二月十三日

胡仙吳仙憑仙魯仙宏教真人侍駕。均有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宏教真人示今日。白雲仙子與風微伯皆有別事不能臨。吾來閒談。無妨細評風月也。

學扶一道。先須誠心。其初步要在以誠格神。斷不可落於思想界也。若到誠之熟時。便可以意逆志。得其玄奧。爾時天人一貫。人卽神之手足矣。記之。孚佑帝君臨示詩云。清泉在山泉如何。

謹按 帝君降臨示詩謹此一句不解何意。

現時要誌出版。亟爲重要。不容或已。汝等切須努力。功成一簣。然非扶手得力。何以資厥功焉。今者博訪扶手。非過於聰明。卽失於隱僞。求其一真。蓋已不可多得矣。今爲化世之故。可特命扶負口口來京社供職。

謹按是時靈學要誌第一卷第一期。尙未出版。帝師屢次催促。蓋視爲極

重要事也。至扶手缺乏。實本社困難之狀況。其時同人以口口尙遠在他省。令其特來。恐社中經費支絀。殊有不了情形。互相磋議。你們不了。何不問我。我倒有些主意。

同人叩問有何主意。

此事無須憂念。要是無長進處。豈非我欺了你們麼。純陽雖愚。計不出此。謹按是時本社社員。雖逐漸增加。然實在勉力維持社務者。僅有數人。困難情形。莫可名狀。乃不越數月。即有熱心善業之諸君子。携手偕來。帝君之言。果大驗矣。

萬事要了須早了。你們榮華能到老。哈哈汝等尙小。哈哈汝等尙小。何不把這頭回得早。我教你們須知道。無人時自己煩惱。有人時自己焦燥。這個事到底如何是好。你們財也沒多少。力也真正不能算不小。哈哈再莫道老道沒分曉。你們明知無計較。哈哈要問計較。須問口口口口二人。便有些分曉。哈哈你們

只是糊塗大將軍罷了。要封你勳二位也就難了。

謹按財力二語。殆指社中當時經費支絀。及同人勉力維持社務而言。是諭於恢諧之中。並寓鞭策之意。讀之極有興趣。

又按是日。帝師及宏教真人降臨。時間最久。至夜間四句鐘甫返駕。緣某君以上年十月初六日。帝師自謂已口口世進士及第云云。考核進士科始於隋大業年間。帝師係唐咸通進士。計算年代。叩問疑義。宏教真人批答甚多。示以帝師心存濟世志在度人。尙有宋明之身。並以某君之前身明告之。謂燕都爲其前二世降魄處。今且復然。又以某君後日之事。用隱語七絕一首告之。囑其刻燭三分。隨筆和來。勿許思索。嗣某君呈和詩。奉批燭已四分矣。已逾限矣。命王君宣讀其詩。批云。詩雖大好。惟我有些耳聲。還未聽清。復命某君自讀。批云。聲者不與鐘鼓之音。帝師又賜某君詩一首。諭云。此詩之意。在是在是。嗣某君遵呈和詩。批云。何乃自輕如此。

耶。汝勿自誤矣。卽今不歸。更安所歸耶。凡迷者不可知也。汝但就不可知者。以默求之可矣。吾賜汝一字。汝須守之終身焉。中庸所謂誠者安在。汝其省之。又賜詩二句。茲以係某君個人之事。照例不錄其詳。

庚申二月十五日

吳仙盧仙楊仙侍駕均有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孚佑帝君臨示詩一首。（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汝等欲知未來事乎。此有法可學也。法於子時靜坐。誠心默禱。某事某人將來如何。再靜坐一刻。忽然心中一動。便知真相。全是靈學真機也。然要須極誠。又須其人極靈也。能此則可免問事之煩。

又諭奕君少敏云。汝貴胄也。品行頗能自拔。實屬難得。吾猶憶前與純皇帝談及旗籍生計。頗爲扼腕。爾時吾奉皇旨。默佑旗籍者。垂百五十餘年。今旗籍顛連尤甚。汝當設法與同族創立生計會。由近及遠。使漸蘇息。以副吾與

純皇帝之意焉。

又諭袁君履卿云。消息東皇有特恩。春風浩蕩氣常存。勤行方便勤修德。保汝今生未斷魂。汝根基極好。須勤自修也。但恐無後勁耳。倘再一轉。則難爲力矣。

庚申二月十六日

吳仙先到。（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散道人降示桃花詩一首索和。

吾雖路過實受 純陽之託。命甲乙諸君詩草。以備要誌唱酬類材料。（原作和作均載本期要誌唱酬類）

同人叩問姓名

答云散道人卽我名也。

我還有些餘興。與諸人唱和。此等唱酬類。非催督不能辦也。有倦者可以自便。

時同人多有請假先歸者。

旋又奉示尤韻七律一首與同人推敲蓬洲瀛洲赤壁秋赴寒流等字（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庚申二月十九日

應仙韓仙吳仙胡仙侍駕皆有詩（載本期要誌詩嗣類）

應仙示云今日乃觀音降世救苦之日諸生齊集恭候可也。

慈錫尊者慈惠尊者慈會尊者慈寓尊者皆侍觀音大士之駕均有詩偈（載本期要誌詩詞類）至慈覺尊者慈化尊者慈鑑尊者慈韶尊者慈澤尊者慈法尊者及龍女韋陀皆無詩偈。

觀音大士與孚佑帝君先後臨同著三教真偽辨（已刊登第一卷第二期要誌論著類）

庚申二月二十三日

何仙蕭仙均有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記事

記事

十六

何仙示云。今日白雲及風徽伯二位仙師。仍以他務不能臨。或者帝師另派他仙。亦未可知。同人靜侍許久。而常樂金仙果降。

常樂金仙降示七絕一首。（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吾奉帝師命。特示此社墨畫數紙。書三紙。今觀諸君誠心。似尙未如盛德壇也。唉吾旣奉諭。固不得不然。

叩問宣紙尺寸大小。書畫如何分配。抑橫鋪順鋪。

大者宜畫小者書。書畫均須一順鋪。旋奉金仙繪帝君像二尊。（已恭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

又繪人世桃源君子竹各一幅。（已登載第一卷第二期要誌）  
續繪三生石蘭因各一幅。（登載本期要誌）

庚申五月二十六日

胡仙侍駕有詩。（載本期要誌詩詞類）

(攝影記)

之七絕一首咏攝影也。（已載入第一卷第一期要誌 常

記事

記事



十八

靈 蹟

謁張天覺

張商英字天覺。宋大觀四年爲相。有檻樓道人及門求施。商英不之禮。戲問有何術。曰能捏土爲香。卽於階側取泥捏而焚之。奇香酷烈。煙罷道人不見。案上留詩一章。捏土爲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皇朝宰相張天覺天下雲游。呂洞賓商英自恨不識。從此格去非心。

謹按此呂祖點化權要之妙用也。自唐宋六朝帝王將相震赫。一時惟以求仙爲事。妄欲乞憐。方外求得不死術。以長保富貴。何其慎也。商英見道人而不之禮。是猶平居以盛氣陵人。而不虞真仙卽在於是。問有何術。聊戲之耳。詎知欲煉金丹必資土釜。故恆以土爲香。以墨爲金。用以合和四象交合。

靈 蹟 記

中黃斯蓋。有形之外丹也。外丹既成。故能香透九霄。隱形物表。彼商英何足。以喻此。因復貽詩以警之。夫一生之富貴功名。皆假也。而世間誤以爲眞。於是營私斃法之事。鑿所不爲。其始念第欲保其固有。庸知電光泡影。一瞬即逝。久假不歸。烏知其非眞。有故以假爲眞。必至以眞爲假。一旦眞元牿亡。迷失本性。即當日之假面。具亦渺不可得。皇朝宰相。何如天下雲游。呂祖之失。本性殆爲張相。作當頭棒喝耳。雖當面錯道。悔恨無及。但能格去非心。是猶夙詩。殆爲張相。作當頭棒喝耳。雖當面錯道。悔恨無及。但能格去非心。是猶夙因。未昧一詩感悟之功也。蓋權貴必有夙根。而墮落皆因喪道。非心者喪道。之橐籥也。大則損害家國。小則迷失性情。一念之差。百身莫贖。凡水旱刀兵疫癘。及種種刦運。皆自當局之非心。啓之故。其昏昧較常人爲尤甚。而其受報。亦較常人爲尤酷。因墮落而冀超度。抑已晚矣。故欲求道者。必自格其非心。始張相。雖見道未明。而世之喪失本來。妄作威福者。其自處何尙。出張相。

武昌鬻梳

呂祖游武昌天心橋。詭姓名。鬻敝木梳。索價千錢。連月不售。俄有老嫗行乞。年八十餘。龍鍾樞。僂禿髮如雪。呂祖謂曰。世人循目前。襲常見。吾寫價貨敝穢物。豈無意。而千萬人咸無超卓之見。尙可與語道乎。乃以梳爲嫗理髮。隨梳隨長。鬻黑委地。形容變少。衆始神之。爭以求梳。呂祖笑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乃投梳橋下。化爲蒼龍飛去。呂祖與嫗不見。後始知其爲呂仙也。

謹按天下事。有出尋常意計之外者。必非途人所能測。敝梳千錢。必無之事也。當鬻梳時。其往來於天心橋者。必羣笑其愚妄。因又化身老嫗。而作是言。蓋循目前。襲常見。中人以下。皆然不足爲世人責也。獨不思以至敝之物。索至昂之價。敝帚千金之謂何。而此千萬人中。竟無有過而問者。中人以下。不可以語道宜。呂祖慨乎言之也。夫道通天地。協陰陽。化有無。超生死。原不在一事。一物。故炫神奇也。但往往藉一事一物。而察人之智慧。驗人之緣法。

靈

蹟

武昌鬻梳

四

有是智慧。有是緣法。乃可授以道訣。而有入道之門。管片浮波藥市持丹。此物此志也。道德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呂祖既抱傳道宏願。不惜游行市中。假借名物。以相戲其連月不售者。皆大笑之類也。其爭以求梳者。皆若存若亡之類也。迨至蒼龍變幻人物俱杳。卒無有勤而行之者。見之不識。識之不見。此二語實爲求道之針砭。傳道之障礙。可不懼乎。梳既不售。乃爲老嫗理髮。適從何來。遽集於此。是嫗也殆。呂祖之別一化身也。變白爲黑。返老爲童。世人始譁然以爲神矣。且爭以求梳矣。詎知見道不明。求道不切。即使駢顏有丹。亦恐煉魂無藥。於道詎有絲毫益處耶。投梳而逝。亦固其所。竊嘗思之。大道玄奧。世賴師傳。但仙佛化身微行。市塵輒顛倒事理。以相試。所謂見之不識也。暨乎跨龍入湖歸形太虛。又所謂識之不見也。然則傳道者與求道者。將何所藉。以契合乎。曰。是必有夙因。有夙緣。乃有夙慧。有夙慧。則

無論其人其書其事皆足以啓發知能偕登大道彼武昌橋上之千萬人則固未足以語此

### 武昌賣墨

呂祖游武昌。詭爲貨墨客。墨一笏僅寸餘。索價錢三千。連日不售。衆咸笑侮。有鼓刀王某曰。墨小而價高。得毋有意耶。遂以三千錢求一笏。且與墨客劇飲。醉歸昏睡。中夜有叩戶者。乃墨客以錢還之。辭去。比曉視墨。乃紫磨金一笏。上有呂字。遍尋客。已不復見。

謹按此亦蠶梳之類也。王某何人。獨能心知其意。孰謂鼓刀中皆俗士耶。寸墨而售價三千。笑侮自是恆情。土某獨求之。且留客飲。是知其有意而究不知意之所在也。迨昏暮醉臥。客及叩門返錢。王某亦姑置之。乃觀墨化爲金。並有呂字。始尋客。而客已不見。其殆終於無緣者耶。當劇飲時。王某如有夙緣。呂祖必贈之以詩。或授之以道。解悟超脫。亦未可知。乃僅僅以墨化金。

豈以濟貧爲了願耶。尋之不見亦猶見之不識也。但王某雖無夙緣而一念之誠已邀顧盼並化金相贈。從此鼓刀中多一種仙蹟。有心哉王某惜其未達一間耳。夫物輕而價重必有敗絮其外而金玉其中者。此其意王某已知之矣。獨是墨爲黑色屬陰類道之不修卽此陽不勝陰陰氣盛斯真陽漸歸消滅若墨化爲金斯陰中潛陽徐徐上升頓成光潔堅純之陽質而道體以固。此以物之變幻而覺悟之王某則未之知也。若夫會飲劇談不及道要返沾而去昏醉者無容心焉無夙緣故無夙慧惜哉王某知其一而不知其他宜呂祖之不返也。

### 墨化成金

韓忠獻公琦晚年始延方士。有道者鶴衣垢面求謁。韓意輕之曰汝何能。曰能爲墨。試令爲之。卽掘地坎溲焉。韓不悅。道者乃和揉坎中泥爲墨。曰成矣。遂去。公徐取墨視之。乃良金也。上有呂字。破之徹肌理。轉追悔無已。尋卒。

謹按此與武昌賣墨各有用意。彼於稠人中僅得王某。因售墨而化爲金。是爲一般普通人說法也。若韓忠獻公爲宋名相。坐平政績。斐然可觀。至晚年而始延方士。則其從前之信道不篤可知。觀其鶴衣垢面。而韓已輕之。及爲墨之時。而韓又不悅。彼其意殆謂仙風道骨。必非市井齷齪之徒。且必有長生術。以詔我也。詎知韓已屆衰朽之年。死期將至耶。夫墨爲陰類。爲墨必以水。水亦陰象。掘地及泉。其象爲坎。明乎中滿之卦。陽氣將竭也。又不以水而以溲。昔師慧過朝。而將私非果私也。譬無人也。韓已不久於人世矣。故預示之耳。惟是韓之爲相。尚有堅拔之行。雖不喻修道之理。但非怙權禍國者比。卽入輪迴。至墮落。且人生修短。自有定數。亦非仙力所能轉移。故墨成而上言。呂字不啻面命之也。破之澈肌理。言表裏如一。可貫澈此旨也。韓始終不悟其意。亦第爲常人之追悔而已。由是觀之。韓相係功名中人。非道行中。

靈蹟 墨化成金

八

人見道已晚。自無夙緣。爲良金以勉之。故同一化墨爲金。而與者受者皆別。有用意所在云。

呂祖知其將死。故藉爲墨。以示之。恐其墮落。又幻

藍采和祖師昭通師弟辨難

轉錄天津醉紅軒

昭通間有知微先生者。家清貧而富於典籍。名宿也。嘗授徒於新里之了悟菴。其爲文氣蒼格。老雅不屑與俗手諧。居恆教弟子務實踐。不規規於詞章。菴故壯麗神像皆莊嚴。先生每過之。輒勃然色變。視必下。氣必屏。語若寂不聞聲者。朔望及諸神誕日。必衣冠肅拜。里人迂腐之。而先生弗顧也。

一日語門人曰。敬者修德之基也。神者作敬之所也。君子將修德以獲福。烏敢慢神以取厲。語未竟。忽聞吃吃聲。視之。則有許生其辨者。及門高弟也。冠欲墜。腰欲折。掩口而笑不可仰。先生正色曰。何爲其然也。

許生曰。先生欺予哉。嘗聞之人道運而神道遠。是以聖人不語神。告季路則曰

事人訓樊遲則曰務民義。今先生冠儒冠。衣儒衣。居然誦法孔子矣。顧不以正大光明者教弟子。而惟以幽冥者教弟子。先生欺予哉。

先生曰。子謂神爲幽冥。是矣。子謂神非正大光明。豈理也哉。子謂人道通而神遠。是矣。子謂聖人不語神。猶未觀其通也。夫所謂不語神者。特不張天下淫昏之熾。以杜妄人詭瀆之私也。泰山旅則季氏蒙譏。虛器作則臧孫貽譖。故何爲者。彼不盡其分之所當然。而徒請命於神之不可知也。然而齋明盛服。如在見紀於中庸。烈風迅雷必變。特書於上論。且春官一書。言事鬼神者特詳。子亦以聖人不語議之乎。至季路樊遲之間。夫子特就人事之可據者教之。恐其務虛渺而反昧實修耳。豈謂其非光明正大乎。

許子曰。是固然矣。然獨不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乎。而今之所謂神者。異是。斷堅木以爲筆。畫河沙以成字。曰此神之降乩也。一人高談於上。衆人拱候於前。曰此神之降像也。屏聯書畫。下雙管。則著紙欲飛。詩賦文詞。試萬言。則倚馬可

待曰。此神之降。鸞降筆也。神鬼無形與聲。而今乃若是。此又何說。  
 曰。子何少所見而多所怪也。夫神佑光武。渡滹沱而合冰。賊寇奉天見黃旗。而  
 却走載在前。史昭然可見。豈果無形與聲乎。夫所謂無形無聲者。神之體也。有  
 形有聲者。神之用也。天地之大也。何所不有。而獨疑於神之降乎。  
 許生曰。夫子體用之論。誠然。昔者黃巾倡亂於漢末。曰蓮燭惑於明季。迄乎嘉  
 慶之初。闇亦間有神降。未幾而教匪復熾。然則神之降也。卒爲亂階。卽擯而斥  
 之。未爲不可。若從而信之。弟子滋懼矣。  
 曰。異哉。子顧懲羹而吹蘿乎哉。夫黃巾曰蓮邪教也。非神教也。燒香聚衆。念咒  
 書符。神教無是也。今神之教人也。以孝弟忠信。以禮義廉恥。其言歸於平淡。其  
 道本於中庸。借令人能遵其教。則欺詐者變爲忠樸。貪鄙者變爲清廉。卽強暴  
 者。亦化爲和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然則神之設教。正所以弭亂乎。  
 也。而子顧以爲亂階。試問何者。可以弭亂乎。

許生曰。然則神何若是其迂也。以神之力。何之而不可。善者明予以福祿。一人賞而衆人無不知勸也。惡者明予以誅戮。一人罰而衆人無不知懲也。賞罰明而善惡分。勸懲昭而不變易。區區口舌筆墨之間。爲功幾何。而卒也風不移而俗不易。徒爲世俗所驚疑。亦何其不知務也。

曰。刑賞者法律之公也。教化者悲憫之懷也。舜舉元愷誅四罪而不廢司徒之教。周聯四友誅三監而不廢讀法之條。神之教人亦何獨不然。在子之意。直將舉不善者而誅之。則殺無道以就有道。康子之計爲得矣。然天下不在可誅之列者。曾幾人乎。且善惡之報。歷歷不爽。有遠亦有近。有暗亦有明。都邑城鄉。常有之。神豈專從事於教而不分乎。賞罰哉。無如善者福。而人猶不勸。惡者罰。而人猶不懲。不得已而顯化垂教。神心亦良苦矣。試觀神聖所諭之人。有涕泣悔過者。有恐懼修省者。至於愛物仁民之舉。較昔爲多敗。常亂俗之風。較昔爲少。烏得爲無功乎。

許生曰。功則有功。然而究不能不起人之疑。吾見佩神教者流。有借以索利者。有勤始而怠於終者。有言語粗俗而妄談禍福者。夫子豈未之見耶。

曰。天下事有正必有邪。有真必有僞。君子從其正。不從其邪。從其真。不從其僞。從違之故。誠在我耳。孔子生春秋。而鄉原爭其名。孟子生戰國。而楊墨樹其敵。不得因。鄉原楊墨而遂謂孔孟之道不可從也。若神聖之心。本期佩教者確守不易。至於末路。終衰流弊無窮。則非神聖之心也。人自負於神。神何嘗負於人。且子以孔門三千。盡如顏閔諸人乎。

許生曰。如夫子言。神教信可從矣。究之承平之世。無神教而海宇乂安。叔季之秋。有神教而刀兵疊起。是又可故。

曰。此正神教之所由來也。承平之世。風清俗美。夫何需乎神教。迄於叔季。習尚浮華。財物竭而衣食告匱。民心變。詐爭競起。而禍亂叢生。將威之以刑律而奸雄偏能漏網。將淑之以學校而師儒僅習科藝。子試思之。擔當世道者果屬何。

人乎。故神不忍民氣之澆漓。天下之將亂。不得已而爲是舉也。且龍馬負圖伏羲。探乾坤之義靈龜陳範。大禹成刊定之功。卽聖人治世何必謂無神助哉。總之君子之於事也。但以是非定去取。不以常變論。有無理果正也。但取其可以淑身淑世而已。不必經見也。若其非正則天下之反道敗德者雖儼然飲食衣服常聞習見。卽指爲妖邪。投之荒裔。不爲過也。豈徒神教爲然哉。嗟乎。人心之頑梗。至於今極矣。王法不能革其心。清議不能生其畏。幸神人闡教稍有轉機。是告朔之餼羊也。若並神教而禁之。則囂凌之習。吾不知其何所底止矣。

許生乃肅容再拜曰。謹受教。

吾過其地適見焉。因其言之足以衛吾道。且能發明神道所以設教之隱衷也。故詳記於書。敢以質之輕闢神教者。

孚佑帝君訓諭  
轉錄湖南誠金堂民國五年丙辰十月二十九日降筆

昨據值日仙官報稱有無知之輩。謂吾呂洞賓無所稽考。此等狂吠。吾置不理。

但吾自唐迄今。垂千餘載。史冊註載分明。呂嵒字洞賓。爲咸通朝進士。而諸子百家之書。亦多紀錄。何謂無稽。况無留蹟於岳陽樓。託形於黃鶴樓。往來名人學士。無不在此題詩把酒。王公大人。莫不恭讚題額。是則呂洞賓之現像明跡。彰彰在人耳目矣。今不贅論。卽以吾仙闡教而言。上宗唐虞孔孟之學。下啓四民賢智之萌。講道論德。說義宣仁。訓愚民以八德之箴。教凡夫以三綱之義。旨趣正大。宗範光明。並無不法之言。以教弟子。亦無非軌之事。以惑衆生。何得謂爲邪教。又以濟世而論。亦因凡俗之輩。非顯神靈。無以復其真性。而中材上智。又無不談以性理。故設符水藥方等事。以濟凡民。實藉此以啓牖愚頑也。且濟世救人。亦天心一片仁術。並無害人之事。又何得謂爲邪術。再以教匪而論。吾仙開化已數百年。扶鸞已十數省。迄今並無爲亂之人。亦無爲害之事。何得謂爲教匪。總之世界如果光化。人民如果賢良。家家蹈距循規。人人尊賢希聖。又何必累仙下凡。而仙亦不願下凡也。即無呂洞賓之神及諸佛仙真等。亦無不

可。而吾亦何必再三苦口哉。吾等居雲霄之上。遊崑崙之間。無煩無惱。享幾點清淨福。有酒有詩。做幾篇醒世文。並非欲與塵俗往來。願與愚頑聚合。不過昔年誓願太深。而民間災劫太重。故不得不奏請玉帝。假木筆以喚蚩蚩。藉砂盤而覺夢夢。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桀犬狂哮。亦置不問。吾言已矣。爾等其諒此苦心焉。

謹按湘省誠念堂所刊濟世金鍼內。並恭載文昌帝君、關聖帝君丁巳二月初三日訓諭一篇曰。近有無知之徒。謂呂翁無所稽考。故今日吾等臨盤一示。特爲解明。以正人心而挽世俗。諸子誌之。呂洞賓者。古唐之名進士也。留聖蹟於岳陽樓上。寄仙踪於黃鵠磯頭。雖三尺童子。無不知其爲仙也。自世道衰微。人心偷薄。故奉玉旨飛鸞闡化。喚醒愚民。藉木筆警世扶乩。指引覺路。不料人心愈趨愈下。而世俗愈挽愈頹。可哀也已。可痛也已。茲者天心好德。不忍立刻回鸞。帝德無私。安肯一朝閉閣。卽以呂翁

而論上宗孔孟之教。下開醒覺之津。講道德。說仁義。教以三綱五常之旨。訓以八德四維之箴。假濟世以醒愚民。放懷惻隱。憑扶鸞以警凡俗。滿腹慈悲。是又何得謂爲妖邪匪類。總而言之。無論神之靈與不靈。惟在人之誠與否耳。是爲解云云。又恭載丁巳二月初三日。孚佑帝君訓諭一篇曰。近日又有風潮。不過一班無知之輩。挾嫌狂吠。不必理他。何也。吾道上宗孔孟。下導愚頑。一片苦心。滿腔熱血。專以救刲渡人爲主體。並非教人不法。該無知狂徒。謂爲妖術。深堪憫惻。生等在吾門下。有數年者。有數月者。有數日者。吾無不竭力默佑。斷不致使爾等受害也。况吾道興廢。自有命數。存乎其間。該狂徒。其如命何。爾等在壇各生。切勿與他等計較。倘有詢問各事。亦不必逢人妄語。免得牽累。勿謂言之不預也。切切此囑。云云。不越數月間。迭次奉示。如出一轍。遙揣誠念。堂請乩求訓。湘省人士必有從旁訾議者。殊不知世風日壞。漸釀亂階。上蒼慈悲。神明卽下降塵。答力期挽救。藉警愚癡。該堂總纂。

附錄 論聖帝君識破生死關頭說

十一

等並註云。帝君事蹟散見于史雜記者。纍纍皆是悉心研究其學。以儒爲宗。以仙爲極。以禪爲通。涵三爲一。用集大成。乃務道學者。謂神佛事神。仙者外道學。不知三教分途。其名也要。皆所以遷善遠罪其實也。至祐氣質之蔽。以反求諸性。天之始其本則一而已。帝君以聖賢仙佛悲天憫人之心。不惜飛砂垂訓。原期末刦塵生同登覺岸。而世人不明此旨。遂至妄肆鼓簧等語。是可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慈航雖有普渡之願。究不能强人人而渡之。爲可慨已。

關聖帝君識破生死關頭說

轉錄無錫演化燈

古來生死之際。乃聖賢豪傑得果之時。吾則以爲未盡也。夫生死大怖。誰則無之。雖曰熟知百年必盡。無所避逃。顧一念貪生。豈獨凡夫哉。然則遇變如常。其所操持。又何道乎。不過能將生死兩字。從不作兩截看耳。有云視死如歸。斯言大謬。生也何去。而死曰歸乎。腔子生死。豈我生死。所謂我者必然。另有一局面。

豈此區區血肉而可便倚之爲生死哉。故三教聖賢尋取自家著落看得腔子。祇如廬舍仙家修持得果比吾儒立忠立孝時瀝血斬頭事並無差別都是打幹辦一事胸中了了見得此一事到底如何則坦然下手若其昧昧則退怯心生何況生來死去一大事乎然有一事勢在必爲者則不憚搜羅亦得明白纔到明白卽弱者強愚者智懦者壯也死生事人豈不知勢在必爲者耶何全不向此中尋明白去人生天地間祇一氣之真一性之靈性靈真氣不從有身後有則定不因無身而無但苦無從識取耳若要識取祇在未用心時存看當用心時把持既用心後驗認此便是人生一大功業吾嘗有言世間祇三等功業。作第一乃萬代功業聖人佛祖是第二。一時世界之功業英雄豪俊是第三祇作一身料理使氣無虧處性無玷處如此而已三者雖殊而識破生死關頭明白自家來去則同也不然莫說白刃臨頭卽疥癬倘且攢眉呵護而暇保持其

真氣性靈哉。彼胸中竟以一死爲意外事矣。焉知死後之作何形況哉。爾學人能造就第幾功業中人乎。怯乎否乎。吾每見世上出一言苟爲他人所制。則必憤然起思出其右。今乃以一大事付與鬼魁羅刹。播弄耶戀乎。否乎。吾每見世上於資產室宅。奮然營求。一遇及身之禍。則身外勢不及顧。肢體爪髮無不珍惜。一旦有心腹腎腸之患。則亦能裁其輕重也。似乎獨明於百年。必盡之身。反不顧萬劫長存之性靈。真氣何也。言及此能釋不然於彼耶。火必不蹈湯。必不赴白刃。畏觸毒藥。畏嘗怖死也。至逸欲。則無能郤者。以爲禍不若是大耳。而吾權度其間。殆有甚焉。儻念學道初心。能不奮然而起耶。爾諸學人。於英雄豪俊之功業。無所建明。則儒門既遠於清淨修持之功業。多生障難。則玄學又荒世之間。更有何事可做。吾甚疑矣。

廣門陳仙 真修及時盡孝文

轉錄廣東省躬堂光緒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降筆

蓋人自離裏屬毛之後。日在提攜襁褓之中。無故偶。啼父母。卽憂其或餓。一時。

不笑父母卽懼其沾寒睡濕眠乾艱辛備歷及其成童也則教以詩書開其智  
慧說以道德範其性情及其長也而謀爾家室欲承宗而繼祖遺之事業欲垂  
統以開基秀則勉力攻書每節衣食以資其膏火否亦代謀立足常破產以助  
其本錢甚至子有所憂親亦憂其憂子有所病親亦病其病自乳哺以至成人  
何嘗一刻不以子爲念也則父母劬勞之恩真莫大焉是故鴉有反哺之義羊  
有跪乳之恩此言何謂哉孟子有曰人生之樂境首以父母俱全爲人子者當  
以及時盡孝蓋父母之心雖甚長而父母之年則日短故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也設若父母不生雖貴至王侯富如郭石視官爵金玉而得樂乎此時回憶  
欲養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已有父母者可不及時孝養  
哉卽或致祭椎牛靈魂安在請封受誥體魄何榮墓門有驅石之鞭勢難相見  
人世有縮地之術理不相逢生前不及時敬養死後復有何顏靜坐思之能不  
穆然神傷乎如或忘罔極之恩不思報本則他日子子孫孫皆效尤點滴滿滴

附錄廣門陳仙及時盡孝文

十四

無差錯。諺曰。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勸爾世人有父母者。覩高堂之白髮。當及時。孝養惟恐來日之無多。不必定以鷄豚不必悅。以金帛萬事皆從。一順字。以博其歡心。便是孝矣。語曰。百行以孝爲先。爲人子者可不盡乎。可不及時而盡乎。孟子曰。五十而慕者。其大舜乎。人亦宜守此爲法也。勉之。

一十年二月出版

每冊現大洋四角

全卷十二冊大洋四元

北京宣內松樹胡同四十八號

編輯者 悅 善 社

電話西局二千三百三十號

# 版權所有

印 刷 者

光華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宣武門外海北寺街  
電話南局一四三九

▲注意▼

本社發行靈學要誌手續極爲清楚每期發行將購閱諸君姓名一一書於送郵簿上詳細點交郵局仍請郵局於簿上一一分別加蓋郵政戳記是本社所發要誌均有冊簿可稽尤有郵戳爲據決無遺漏之弊乃現接數函謂前期要誌尙未收到爰向郵局交涉據郵局聲稱簿上既有郵戳自應負責毫無錯誤本社又從他方面根究原因或因住址遷移無法投遞或因門房視爲印刷品不甚措意甚有某宅於收到要誌時被他人拆閱隨手拋置而本人並未寓目嗣又檢出者此皆查明之實在情形也此後務乞購閱諸君格外注意隨時稽查如有住址遷移尤望從速將詳細地點及門牌號數函知本社發行股是爲至禱

悟善社發行股謹啓